

一貫道清修人員的開展與願景 〈以慈興講堂為例〉 ⑤

◎ 蔡錦麗點傳師

（接上期）

第三章 慈興講堂清修人員的心路歷程 第一節 慈興講堂清修人員的聚散因緣

一、初創時期

俗云：「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民國六十七（1978）年因為母親的因素，促成了我們第一代六個人的相聚。這六個人是——王素珠、何寶惜、林阿緣、蔡錦麗（即筆者）、張文馨、陳金茵。

寒風呼呼的吹，細雨綿綿的下；然不管寒風多麼冷凜，每到晚上下班後，五個人分別來自不同的方向，或是踩著腳踏車、或是走路，頂著冷颼

颼的寒風到家裡來陪後學一同為母親守靈。是那一段生死與共、患難相助的真情真意，奠定了今日六人清修的旅程與共辦道務的決心；也正是那一段友情、道情的滋潤，方才開出同心同德、團結一致的光明未來。

猶記得當初因「道」的力量，大家相聚共同研讀道學、探討真理，閒來無事則相偕談天說地，過得十分悠閒、自在。就這樣日子一天天的過了，隨著歲月的累積，年齡也一歲一歲的增加。突然！一個敏感的話題不斷的出現，那就是：「介紹對象給您好嗎？」、「什麼時候要結婚？」、「神桌上是不供奉姑婆的。」……。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是天經地義

的事；適婚年齡被問到這些問題也是十分正常的。也因為這樣，使得我們開始正視這個問題！並規劃未來。

冷靜的思考與討論之後，終於有一個模糊的答案出來了——那就是「您我有沒有可能不結婚？」於是有人提出：「既然不結婚，那我們應該同住在一起，將來才能夠互相照顧。如此，家裡的人也才會放心。」此話一出，有人點頭，有人搖頭；點頭的是因為十分贊同，希望將來能夠互相照顧；搖頭的則面露隱憂，因為好花不常開，好友不常在，擔心所謂的「相愛容易相處難」。就這樣，模稜兩可的兩難造成了無法當機立斷的抉擇。於是日子又這樣一天天過去了，依然過著早晚打網球，晚上閒來無事品個好茶，悠哉悠哉的生活。想想瀟灑的人生享受也不過如此！

這種安於現狀的情形終於讓有危機意識的人忍不住了。於是張文馨學長首先提出來：既然不結婚，就要先把未來的棲身之處買下來。就這樣她努力看傳單、打聽房價、走訪工地，好像恨不得當下就把中意的房子買下來，將來才有安全感似的；她的積極

與遠慮間接地影響其他同修的注意。於是，王素珠學長也開始留意她將來的路，開始聯絡台北的朋友；既然大家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她打算離開中部到北部去發展。

隨之何寶惜學長也不禁受到影響，她亦聯絡花蓮的姊姊為她尋一塊地。因為她喜歡山中悠閒的生活，若能在山中常住，蓋一棟小木屋，如此不也是人生一大安身之處嗎？而陳金茵學長則因尚年輕，正值情緣牽纏之際，後來論及婚嫁，就這樣結婚去了。看來這六個人的團體即將受到考驗，各奔東西、分散力量，不知從此各自將走上什麼樣的道路呢？

終於王素珠學長毅然決然地離開中部到台北去打拼了，而陳金茵學長也結婚十年多了。十年的歲月就在聚與散的因緣中度過，既沒有什麼雄心壯志，亦沒有什麼特別的作為，彷彿日子就在平安、平凡中度過。偶而會有點傳師與前賢來鼓勵與推動，然似乎因緣不俱足，總是前賢輩們走了，那番鼓勵與激勵的話也隨著煙消雲散了；偶而也會有講師帶動經典的提示，但不知為什麼就是感覺到經典是

這麼枯燥乏味，也不知為什麼當時亦不太喜歡和前賢們聯絡與接近。

直到有一天——這一天成了人生很大的一個轉捩點，這一天也讓眾同修們此後立下弘願、捨身辦道、永無貳心，成為勇往直前的清修人員。

民國八十一年（1992）農曆三月十三日，這是一個特別的日子。陳金茵學長的先生——戴文貴壇主突然生了很奇怪的病，只是平常的感冒竟然需要住院，而且四、五個小時後，肚子脹得很大，更沒有想到這一住院後，竟然沒有出院，就與世長辭了。病，原本人人都會發生，但誰也料不到戴壇主的病竟然發生了一件當時蠻轟動的冤親債主借竅事件，真是令人措手不及、難以成眠、永生難忘。也因為這一次冤親債主借竅的機緣，成就了慈興的人才，喚醒了慈興的清修，奠定了今日慈興講堂宏偉、莊嚴的殿堂。

忘不了冤親債主來時淒厲的哭聲，忘不了那哭聲中夾雜著太多的怨厲與不平，更忘不了冤親債主來時手腳被拷住的可憐相。同修們親身經歷

著這一幕陰陽因果報應的現況，無不動容而膽顫，眼看著戴文貴壇主到長庚醫院後一次又一次的開刀，傷口長達一尺多沒有縫合，且須每兩天進行一次小手術，以清理傷口。

在加護病房中，對於清醒的戴壇主來講，猶如受到地獄酷刑般的痛苦。每次進去加護病房探望戴壇主時，雖然他全身插滿了管子，但是讓人最心痛的卻是他那熾熱的求生眼神、那充滿未來希望的口吻、以及那信心滿滿要向命運挑戰的勇氣。走出加護病房，每個人的眼睛都紅了，為什麼？因為都想向上天求情，給他生命、給他添壽、給他不向病魔低頭的勇氣！

唉！莊子說：「我本不願生，忽然生於世；我本不欲死，忽然死期至。」任憑戴壇主是多麼的掙扎與勇敢，最後仍然逃不過生命的死期、逃不過業力的牽纏。就這樣帶著生命的無奈與滿身的傷痕，不得不向這個世界說拜拜。

另一方面，在中堂中，所有的同修目睹著一次又一次的冤親債主借

竅，尤其是清修同修更是刻骨銘心、驚心動魄。那是一幕任誰也無法求情的業報；陰間的鬼魂每一次來，是那麼淒厲、可憐，不管開口或沒有開口，那份要定戴壇主的命的決心是那麼堅定，完全沒有轉圜的餘地。即使所有的同修發揮同胞愛，願以財施、度人、清口之功德來迴向，卻依然難以抵銷業報。

走了，終於走了，走得很無奈、走的很不捨；留下了一個妻子、兩個孩子、與所有還未回神過來的同修。那肉體受到醫藥的控制，求生不得的苦痛、求死不得的無奈，令人感觸到生命的無常與身體的折磨，真是太可怕了。這樣的折磨與地獄又有什麼兩樣？這種苦的示現，真令人害怕到會常常作惡夢。

二、選擇自主自覺的生命

靜靜的坐下來，清修們看到這一幕生命的真相——業力與無常。此時無不省思自己會不會像戴壇主一樣？曾經有人說過：「人若不是帶著願力來，就是帶著業力來。」如何才能讓

自己活得更解脫自在呢？如何才能了卻因果、還我本來？大家面面相視，眼神裡流露出對生命的迷惘與徬徨，彷彿想找出生命的永恆與解脫之道。

如釋迦牟尼佛當初在菩提樹下夜睹星星，想找出生命的根源與覺醒；如觀世音菩薩在普陀山聽潮音洞中海水的潮起潮落，領悟生命的無常與真諦。就這樣清修們在戴壇主所示現的、活生生的一幕中，是怕了！也是悟了！終於何寶惜學長說：「我不要到山上去了，也不要小木屋了，我要捨身辦道了！」在迷惘與徬徨的眼神中，何寶惜學長說出了大家共同的心意。

此時大家的眼神從驚悸到互相的詢問，再到逐漸的堅定，最後很自然地伸出手來緊緊的握著，握住那生命的無常、開創那生命的永恆。畢竟大家就好像經歷過一場大難、逃過一個大劫似的，焉能不好好的把握呢？

（續下期）